

我的母亲

盛成著

5.5

我的母亲

盛 成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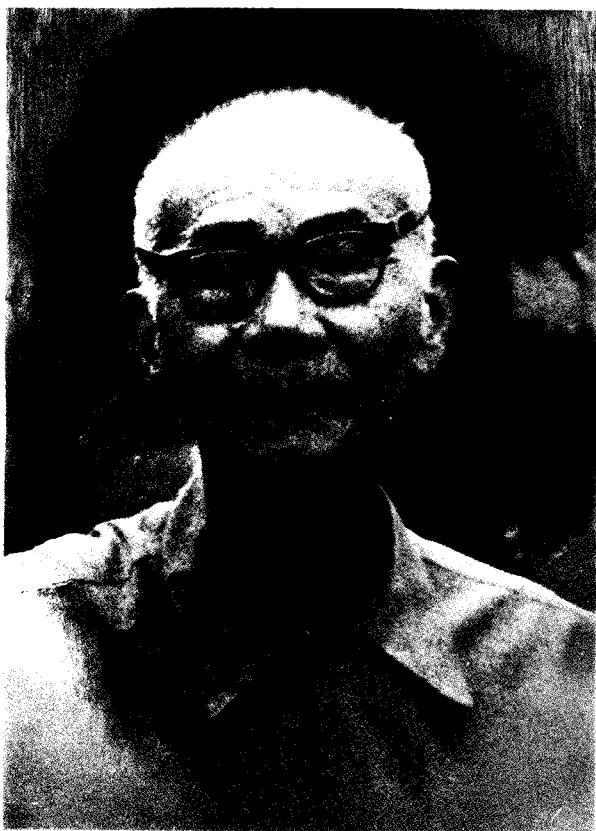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25 插页: 4 字数: 105,000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1,9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65 定价: 1.30元



作者像


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，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法国总统向盛成颁发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。图为盛成教授（中）、盛夫人李静宜女士和法国驻华大使马乐先生在授勋后的酒会上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盛成教授在北京





留学法国时的盛成（采集标本）



作者盛成教授和钟敬文教授（左）在中山大学

盛哉鄂青亦

章炳麟





盛母像（徐悲鴻作）

像 赞

御侮有道，教子有方。母仪足式，锡后用昌。——马相伯

曰孝曰慈，嘉祥所汇。躬御万艰，苦节为铠。佳儿有述，震耀瀛海。母范照垂，上契真宰。——陈伯严

疾风劲草，后凋松柏。亦在家庭，亦在巾幗。敬姜陶母，起衰扶瘠。盛家兄弟，令名无射。飫母之教，食母之德。母容俨若，母仪在昔。——欧阳竟无

盛族名门，此母遗真。古道复见，为子择邻。终身茹苦，怀荫后人。成也多才，无辜母恩。心伤寸草，血泣三春（辛未冬）。——齐白石

《我的母亲》，私家小说。一时风行欧美各国，一版再版，达百万册。炳炳烺烺，凄凄惻惻。是子之文，而母之德。动人之性，沸人之血。教子成名，可为世则。以妇克家，足绵世泽。人心同然，礼义不灭。非孝乱言，世道蠹贼。呜呼！《我的母亲》，是泪是墨。有母如此，谁不心折！——许静仁

新版前言

《我的母亲》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。作者盛成教授，是一位具有世界地位、影响的中国作家、学者。一八九九年生于江苏仪征。十一岁秘密加入同盟会，翌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之役。二十岁为工运领袖，积极投入五四运动。二十年代，主要在法国勤工俭学，曾任中国学生工人联合会主席。参加法国社会党，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。得高等理硕士位。一九二八年任巴黎大学主讲。是年用法文写成传记文学《我的母亲》。此书震动法国文坛，驰誉世界，使他一举成为世界名人。报刊竞相介绍、采访他，一些国家热情相邀，请其讲演、剪彩、会见读者。土耳其总统、埃及国王邀其访问。戴高乐因此书而与盛成结终生之谊。《世界名人录》两次列入盛成并登其照片。抗战中，一直报效祖国。先任十九路军所属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主任，继为抗战宣传、文教事业出生入死，有“游击教授”之称。抗战胜利后，受聘任教台湾大学。旋被解聘、遭政治迫害，软禁十八年。逃出牢笼后，再度执教法国。一九七八

年实现归根夙愿。他在海外享有盛誉殊荣。西方的盛成崇拜者、研究者组织了“盛成文友会”。盛老归国后，该会至今仍照常活动。在西方，以中国作家、学者名字命名社团、每周集会研究的情况，是罕见的。今年三月十四日，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法国总统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授予盛成。

《我的母亲》是一部文风质朴、行文嵌奇、情感浓挚、气度恢宏、充满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传记文学。作者娓娓地叙述他一家的故事，行云流水般地夹进中国社会的种种事件，把读者带入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幅画卷中去。从这扇走向衰败的封建家庭的大门，读者看到了一个浓缩的中国社会。此书问世后，世界文化名人罗曼·罗兰、居里夫人、萧伯纳、罗素、梅特林、纪德等均给予高度评价。执法国文坛牛耳的、惜墨如金、一字千金的大文豪瓦乃里为之作了万言长序。各种文字译本继法文本后接踵问世。几十个国家的报刊以二十多种文字报道、评介此书。一时间，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盛成和《我的母亲》为中心的罕见的中国热。《我的母亲》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巨大，把应邀访问的盛成视作中国文化的使者。

一九三五年，中文本问世。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外文本在海外一版再版，中文本却一直未得再版，如今已极难得。为此，本社将其再版。由于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，其历史观、人生观都是作者当时的观点。文中盛母言行，亦只是一个旧时代中国普通妇女的言行。深信今日读者会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对待它。

叙 言

自从东西两半球交通以来，世界上的人，就不能不承认：人类是一体，人道无二用。

虽说人有种种，各种人有各种人的风俗、习惯、语言、历史，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文化，可是细细的研究起来，万象仍不能不归于一。

不过归一的方式很多，我何以来拿我的母亲来做主人咧？

因为母亲，是人人有的；母教是人人受的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耶稣、岳飞都不能有例外。

世界自从十九世纪机械进化以后，各种人对于他自己的文化，都不甚了解，尤其是被帝国主义所压迫而失败的民族。

我在《归一集》第一卷《海外工读十年纪实》之中，专写现世界无自知之明。同时举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英雄

潘特拉克以及他的影响之大，证明做民族意识底工作，是开一种新世代文化之新纪元的！

我又举出德意志民族意识运动的中心人物费修题，是毕斯麦的灵魂；是新德意志的精神创造者。我也举出俄罗斯本性运动的大文豪道翁，是列宁的先觉；是苏俄的“神光”发明者。

在我们中国现在失去南针的时代，《我的母亲》，这本书也许是不可忽视的。法兰西通儒瓦乃理先生说：“拿一位最可爱而最柔和的母亲，来在人类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，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。”所以我现在将《我的母亲》，列入《归一集》中为第二卷。

苏格拉底说：“你要认识你自己！”中国先哲说：“知止而后有定。”俗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”我或者敢说：“不自知者，可以卖身。”

我在《归一集》第一卷中，常问：我是甚么人？我何以是中国人？我为甚么是中国人？

《我的母亲》，就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。

她是中国人，“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！”

她是仪徵人，“平实精详，实事求是。”

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轻轻的放过了她。

西文版与中文版本，详略不同，次序也不同。西文版本，偏于介绍；因为外人不明瞭中国的真象，太详了反而不觉得有味。又因世界现势，非提倡民族意识，不足

以图存，更无新文化之可言，所以在西文版本《归一集》(Vers l'unité)中，以《我的母亲》为第一卷，以《我的母亲与我》为第二卷，以《海外工读十年纪实》为第三卷，以《东方与西方》为第四卷，末以《归一与体合》为第五卷。

中文版本，专在自述。以家庭的系统与组织，习惯与道德，穷苦与灾祸，平日的力行，及生存的哲理，来证明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。既然现代中国青年，对于中国，已是依稀模糊，太略了不达作者的期望。又因知彼可以知己，借镜自照，或能复识；所以中文版本《归一集》，首以《海外工读十年纪实》为第一卷，借英、法、德、意、俄、土、埃及、印度为镜，直照出中国的本来面目：《我的母亲》。

我始终认人类为一体，人道无二用。

人类的好是共好，人类的坏是公坏；有人道的公善公恶，然后才有人类的公是公非。我不满意西方文化的吗啡与细腰，我也难爱好东方文化中的鸦片与缠足。因为是的，永远是的，非的，永远非的。世界只有一个是非，不能因人欲之私而可混淆或可颠倒的！

梁惠王问：“天下恶乎定？”

孟子答：“定于一！”归一，是向太平大道上去走的一条正路。走吧！前进！前进！《我的母亲》！

仪徵塔下世德堂 二十二年八月七日

引 言

瓦乃理

富有旨趣的书难得，真有主见的书亦难得，至二者兼备，既精美而又伟大的作品，世间可说不易常见。但是未必有，不是不可能；也许有一天，出来一部娴雅迷人的杰作，为开辟世界一种纪元的先兆。

我读了盛成先生著《我的母亲》一书之后，在最柔和彩色之中，与最优雅外貌之下，发现出至大新奇之事的初生，令我梦见天将破晓，玫瑰一色底万象，无穷纤细的光华，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诞生中无量地事变。

今日世界之中，还有甚事比谋欧西文化与远东文化的联络，使其直接符合以至于心印而神会，来得更新奇更重大含有更深更远底影响呢？思想通商，感情交换，至今还未曾有，并且还没有一个人，肯来相信这种符合的可能。

中国在吾人心目中，算作天外的版舆，由来已久，我们在地球上，中国好象在另一颗行星之上，向来和地球是分开的。中国既不在地球之上，它的居民，自是异常的奇

幻。因为这是极自然而极简单的；别种民族，与我们不同的缺点，在我们少见多怪的人看来，多是幻象，多是鬼态，可以拿来开顽笑，做新闻的。一个装假发涂香粉或戴大礼高帽的头，看见一个拖辫子的头，自然互相惊异而不能了解的。

我们对于中国民族，设想出多少怪戏。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这类既上反下、既左却右、既前又后的中国民族。既聪颖绝伦，却又有不谙世务的狂愚；既柔弱无恃，却又能盛衰兴亡绵延不绝；既质性情钝，却又有出类拔萃的工艺；既禀性痴顽，却又有令人颠倒之玲珑；既质朴少文，却又有不可思议之纤巧；既淡泊自安，却又能精微修凿；我们既不能了解，遂设想出无奇不有妙想天开的解说。因为吾人对于这虽广大而不能富强的中国，有发明而不能进步的中国，迷信鬼神而反无宗教信仰的中国，残忍凶暴成性，却又能恬静旷达深有涵养的中国；家法森严而世风颓败不堪回首的中国，实在是无法了解的。这个中国，既东而又西，既左而复右，我们对它已有了茫无头绪的成见，莫明其妙，不知道将它放在那种文化系统下才好。其实它的文化系统，与我们的文化系统，不同而已。我们的文化系统是由埃及来的，由犹太来的，由希腊来的，由罗马来的，传来已久，已无疑议。至于中国文化，与我们习惯相传的文化系统，是绝不相同；我们总不能将中国，概括在后进野蛮民族文化之列，因为中国素来指我们为野蛮后进的文化；也不能将它高举起来，放在我们虚荣矜夸的头上，无可如何，就将它放在另一星球之上，列在另一纪元之中，

(译者按：中国不用西历，即耶稣降生底纪元。)放在另一系统、似有统系而无统系的文化系统之上，既真确却又模糊不可解，既与我们同生同死共存共亡同时存在，却又在无穷无极之间。

我们最不易理会精神受意志之限制，以及物质有取用之调和。所以我们欧洲人，常自问道：“中国人，既能发明指南针；何以不推进好奇心，去继续研究，一直注意到磁石吸引学？既发明指南针；又何以不能梦想到海外去探险，领着一队军舰去开拓殖民地？中国人既能发明指南针，又能发明火药，又何以不去研究高深杀人的化学，不去造长枪大炮，不去造舰队；却拿火药来造烟火和爆竹，以作新年黑夜无关得失的娱乐品呢？”

不解不解，中国人能发明指南针、火药与印字。并且这三件中国人的发明，能将世界的面目，完全改变了。在中国人发明这三件宝贝的时候，万想不到它们有捣乱世界之今日，并能为破坏世界安宁之最大危险品。

那末，我们欧洲人，却是有伤人道；放肆滥用，达于最高程度。反而不能理会他人，不敢放肆滥用的理由。不能利用机会与优势，而获得实实在在地尽质尽量底结果，以及推进这些发明，至于事实之极端。我们欧洲的人事，是不是使无边的世界，在我活动能力之下，变成一个极小的城市，同时使我们的精神，受物质底压迫，并非是受无知地混沌，无穷所压迫，却实受能知与不可知底现在体量所支配的呢？

我们素来需要各事各物，都要变成至盛至大、至快至